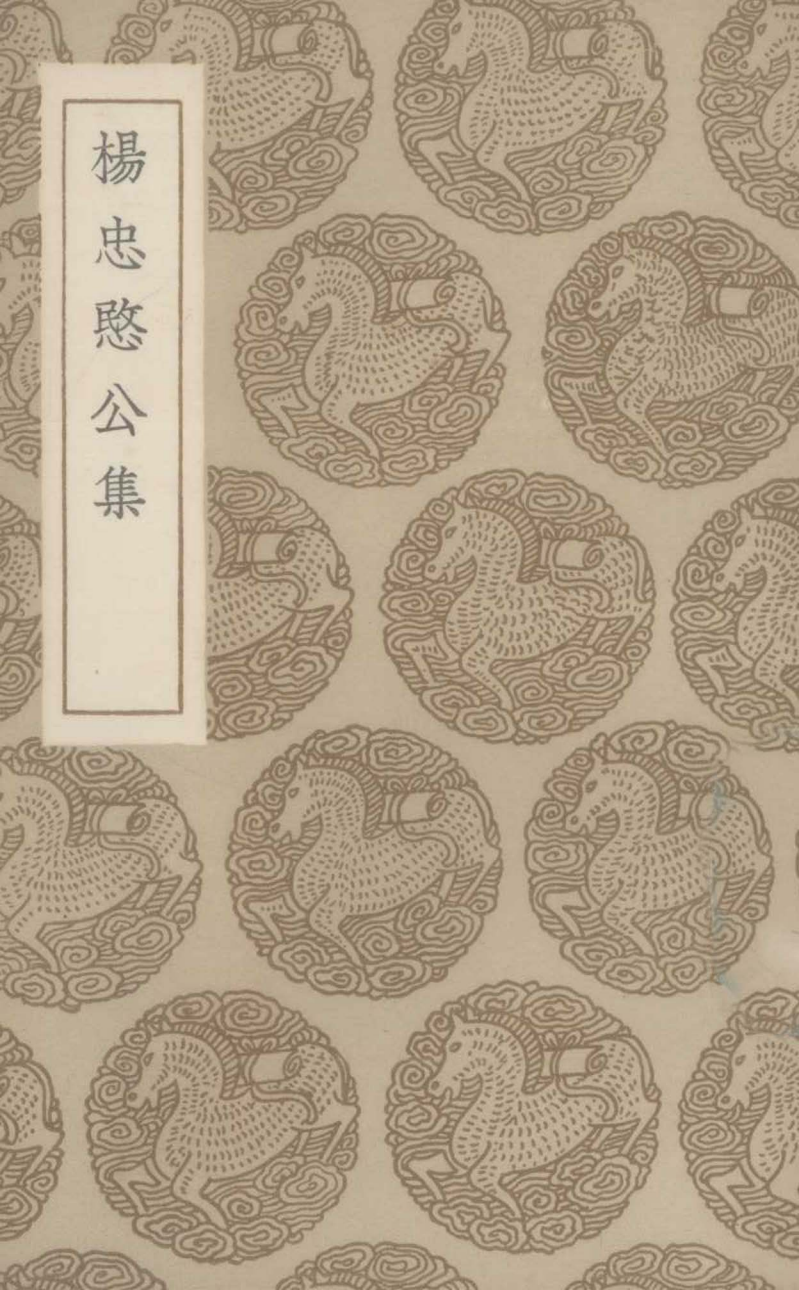


楊忠愍公集





楊忠愍公集

楊繼盛著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楊忠愍公集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翁

著者

楊

繼

盛

發行人

王

雲

五
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

務上海河南路

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

務上海及各埠
印書館

楊忠愍公集目錄

卷一

請罷馬市疏

請誅賊臣疏

卷二

壽苑洛韓公七十一序

壽少湖徐公序

苑洛先生志樂序

送張龍湖先生拜相序

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

記開煤山

介軒說

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

望雲思親圖引

劉司獄承恩圖引

與繼津年兄書

又

上徐少湖公論救荒書

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

何公四札係先生遺筆原集未載

又

又

又

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

辭按院二帖原集未載今補刻

再上辭帖

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

祭煤山文

係先生狄道遺筆原集未載

祭太孺人耿母母氏文

祭馬南川父文

祭商少峰文

楊忠愍公集卷一

請罷馬市疏

明容城楊繼盛著

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。爲乞賜聖斷、罷開馬市、以全國威、以絕邊患事。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、考滿到京、陞臣今職。荷蒙皇上養育簡用之恩、雖粉骨碎身、何以克報。況臣官居兵曹、職專馬政、覩此開馬市之誤、豈敢苟避禍患、隨衆隱默不言。竊惟去年□□悖逆天道、大肆猖獗、犯我城闕、殺我人民、擄我妻子、焚我廬舍、驚我陵寢、其辱我中國極矣。臣在南都、傳聞此報、冠髮上指、肝腸寸裂、恨不能身生兩翼、飛至都下、以勦逆賊、以報國讐。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、選將練兵、剋日興師、聲罪致討、以報百萬赤子之讐、以雪城下陵辱之恥、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、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。及臣至都下、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、大放肆無狀、竊意上觸聖怒、其征討之志已決、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。及廷臣會議、題奉欽依、准暫開行、臣不覺仰天大呼、喟然長歎曰、國事乃至此哉。國事乃至此哉。夫以漢之武帝、唐之太宗、不過二霸主耳、猶能威震夷狄、氣壓突厥、以皇上之英武、國家之全盛、英雄豪傑、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茅下位者、又不可勝數、其蠢茲□□反不能生擒酋長、勦絕苗裔、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。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、爲皇上陳之。夫開馬市者、和議之別名也。□素賓服、尙

不可言及此。去年入寇。殺擄如此之慘。則神人所共憤。不共戴天之深讐矣。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。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。何以上解列祖之怒。下舒百姓之恨乎。此忘天下之大讐。一不可也。信者人君之大寶。雖匹夫匹婦。尙不可少失信義。況於天子之尊哉。皇上北伐之命屢下。臣民所共知。四夷所共喻者也。方今各處兵馬集矣。糧草器械備矣。天下日夜引領。仰望王師之興。眞若大旱之望雲雨也。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。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。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。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。此失天下之信義。二不可也。人君居中制外。統馭四夷。以其有國威之重。以屈服之也。今以堂堂天朝之尊。而下與□□爲此交易之事。是天壤混淆。冠履同器。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。此損國家之重威。三不可也。天下豪傑。聞□□殺戮人民之慘。姦擄婦女之辱。其憤恨不平之氣。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。雖深山窮谷之隱逸。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。今馬市一開。則舉相謂曰。朝廷忘赤子之讐。厭兵甲之用矣。將焉用我哉。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。在冊籍者將謀去矣。異日欲復召號。誰肯興起。此墮豪傑效用之志。四不可也。自去歲大變之後。天下頗講武事。雖童子儒生。亦知習兵。此機旣動。兵將日強。今馬市一開。則舉相謂曰。中國夷狄已和。天下已無事矣。將焉用武哉。有邊鎮之責者。日弛其封守之防。無兵戎之寄者。益惰其偷安之氣矣。廢弛旣久。一旦有急。何以整頓。此懈天下修武之心。五不可也。宣大人民。懷攜二之心久矣。一向雖有交□之事。猶畏王法之嚴。而不敢自肆也。今馬市一開。則彼之交通者。乃王法所不禁。將來勾引之禍。可勝言乎。此開邊方通□之門。六不可也。天下人民。憚於水旱征役之苦。人人有思亂之心。特畏國家

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。今馬市之開。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。蠢茲□□尙不能服。羣起爲盜。又焉能制。則將來腹心之變。可勝言乎。此起百姓不靖之漸。七不可也。去歲□□深入。雖未見一兵交戰。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。其疑畏之心尙在也。今皇上聲罪致討。調兵半年。及至於今。止爲馬市之開。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。目中又奚有乎我哉。此長□□輕中國之心。八不可也。□□之性。變詐無常。謀深計巧。反出我之上。我將以此欲羈縻乎彼。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。或遣重臣。載金帛至邊。等候開市。彼違約不來交易。未可知也。或因交易而卽行猖獗。撞關而入。未可知也。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。未可知也。或遣衆入寇。而駕言別部落入寇。未可知也。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。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。或市馬之後。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。又未可知也。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。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。此墮□□狡詐之計。九不可也。□□之產馬有窮。中國之生財有限。大同之馬市一開。宣府延綏等處。定不可罷。以馬與銀數計之。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。四五年間。須得馬數百萬匹。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。四五年間。須費銀數千萬兩。一旦□□之馬已盡。中國之財告乏。將安處乎。永久之計。將安在乎。此中國之財。□□之馬。兩難相繼。十不可也。彼倡爲開馬市之議。以欺誑皇上者。其謬說不過有五。有曰。外開馬市。暫以爲羈縻之術。內修武備。實以爲戰守之計耳。殊不知馬市之開。乃所以自羈縻乎我。非所以羈縻乎彼也。□□性無厭。請開馬市之後。或別有所請。許之。再有所請。又許之。請之不已。漸至於甚不堪者。一不如意。彼卽違約。則彼之入寇。爲有名。我之不應其所求。爲失信矣。孰謂□□無厭之欲。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。如曰欲修武備。

以圖戰守。雖不用此羈縻之術。亦可矣。此其說之謬一也。有曰。方今急缺馬用。正欲買馬。一開馬市。則我馬漸多。彼馬漸少。豈不兩便。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。不過爲征討計耳。如交易果可以無事。則市馬又將安用乎。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。況□以馬爲生。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。而市於我乎。不過瘦弱不堪之物。不服水草。將不日俱斃而已。此其說之謬二也。有曰。初許市馬。暫繫乎□□之心。將來許貢。則可爲永久之計。夫謂之進貢者。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。不過我賄彼以重利。苟免目前之不來。彼貪我之重利。暫許目前之不入耳。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。許貢。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。是市馬。則獲小利而無名。開貢。則雖有名而費大。市馬固不可。許貢亦豈可哉。此其說之謬三也。有曰。雖□□最不信。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。再不愆期。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。則斷保其再不入寇。殊不知□之種類日繁。加以擄掠人口日增。其日用之服食器用。俱仰給於中國。市馬之利。焉足以盡供其所費。彼非盡皆義士。孰肯守小信。而甘於凍餒。以至於死乎。縱使少有羈縻。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。不知二三年之後。將何如處哉。此其說之謬四也。又有曰。佳兵不祥。不可輕用。與其勞師動衆。征討於千里之外。而勝負難必。孰若暫開馬市。休兵息民。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。噫。爲此說者。是損國家之兵威。養□寇於日盛。壞天下之大事。必自此言始矣。若曰。佳兵不祥。則舜之征苗。文之遏莒。湯之伐葛伯。高宗之伐鬼方。豈盡皆不祥者哉。蓋春生秋殺之迭行。上天生物之道也。恩賞兵刑之並用。王者御世之權也。譬如人身。四肢俱皆癰疽。毒日內攻。乃猶專食膏粱。而憚用藥石。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。此其說之謬五也。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。

明白易知。則馬市之開。不利於我中國明矣。而於□賊。則甚利焉。蓋數十年來。□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。秋後則入而收其租。雖已得計。猶有往來奔走之苦。日夜殺人之勞也。去年入寇。莫敢與敵。虛實旣已覘矣。故今請開馬市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。況馬多擄自中國者。春時草枯。則市之。秋後馬肥。則入而再擄之。及至來春。又再市之。以輪迴之馬。獲青蚨之利。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。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。臣言及此。其憤恨可勝言哉。夫此事利於□賊。而不利於中國。滿朝臣工。皆知其不可。然有人敢議而行之。無一人敢非而止者。何哉。彼議而行之者。其意以爲征討之事。已難收拾。□再入寇。皇上剛明。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。專征者之不勇。誤事之禍。何以能免。況前日交通。已有成效。莫若委曲致開馬市。猶可二三年苟延。日後時事。未知如何。且暫免目前之禍。暫固目前之寵。□縱背約。再爲脫避之計。未晚也。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。禮遇之厚。爵位之重。錫予之隆者。蓋欲其主張國是。征討逆賊也。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。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。其意以爲事權旣不在我。時勢已至鶻突。有欲謝重擔於人。而無由者。吾何以冒禍擔當。使有所言。而馬市罷開。弛其防守。而□再深入。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。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。孰若隱默不言。大家因循之爲上乎。然□之寇與不寇。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。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。去年□何以深入。此時罷開馬市。□或入寇。亦與去年同耳。止開馬市之人。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。臣以孤寒進士。初入仕途。父母早喪。妻子無依。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。言事足以取禍也。竊惟皇上初時。震怒奮武。其氣若此之壯。命將征討。其志若此之勇。則知今日馬市

之開、乃議者之奸計、斷非皇上之本心也。以皇上之英武、而臣下庸輒避事、不足以副之。心欲持行、而手足痿痺、良可深恨。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、臣敢預憂後禍、忍心隱默乎。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、回思欲討之初志、念□□之志欲難壓、非市馬小利、足以係屬其心。祖宗之社稷無疆、非二三年苟安無事、可以永保其緒、收回成命、罷開馬市、銳意戎兵、決志征討、務欲擒俺答於闕前、驅醜類於海外、使□之畏乎我、亦猶我之防乎彼、則上而祖宗幸甚、下而臣民幸甚。奉聖旨、這事邊臣議來已久、又會官集議、楊繼盛既有所見、何不早言。今差官已行、卻乃肆意瀆奏、好生阻撓邊機、搖惑人心。又本內脫一字、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、打著問了來說。

請誅賊臣疏

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、爲感激天恩、捨身圖報、乞賜聖斷、早誅奸險巧佞、專權賊臣、以清朝政、以絕邊患事。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、諫阻馬市、言不及時、本內脫字、罪應下獄、被逆鸞威屬問官、將臣手指拶折、脛骨夾出、必欲置之於死。荷蒙皇上聖恩、薄罰降謫、不二年間、復陞今職。夫以孤直罪臣、不死逆鸞之手、已屬萬幸、而又遷轉如此之速、則自今已往之身、皆皇上再生之身。自今已往之官、皆皇上欽賜之官也。臣蒙此莫大之恩、則凡事有益於國家、可以仰報萬一者、雖死所不顧。而日夜祇懼、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、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。況臣官居兵曹、以討賊爲職、然賊不專於寇敵、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、均謂之賊。臣觀大學士嚴嵩、盜權竊柄、誤國殃民、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。方

今在外之賊、惟寇敵爲急。在內之賊、惟嚴嵩爲最。寇敵者、大洋之盜、瘡疥之疾也。賊嵩者、門庭之寇、心腹之害也。賊有內外、攻宜有先後。未有內賊不去、而可以除外賊者。故臣請誅賊嵩、當在勦絕寇敵之先。且嵩之罪惡貫盈、神人共憤。徐學詩、沈鍊、王宗茂等、常劾之矣。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、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。嵩之奸佞、又善爲撫飾之巧、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。皇上之仁恕、又冀嵩感容留之恩、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。故嵩猶得竊位至今。嵩於此時、日夜感恩改過可也。豈意懼言者之多、而益密其彌縫之計。因皇上之留、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。衆惡俱備、四端已絕。雖離經畔道、取天下後世之唾罵、亦有所不顧矣。幸賴皇上敬天之誠、格於皇天。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、而屢示災變以警告。去年春、雷久不聲。占云大臣專政。然臣莫大於嵩、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。去年冬、日下有赤色。占云下有叛臣。夫曰叛者、非謀反之謂也。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、皆謂之叛。然則背君之臣、又孰有過於嵩乎。如各處地震、與夫日月交食之變、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。乃日侍其側而不覺。上天仁愛警告之心、亦恐怠且孤矣。不意皇上聰明剛斷、乃甘受嵩欺。人言既不見信。雖上天示警、亦不省悟。以至於此也。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、爲皇上陳之。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、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、而立五府九卿、分理庶政。殿閣之臣、惟備顧問、視制草、不得平章國事。故載諸祖訓有曰、以後子孫作皇帝時、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、本人凌遲、全家處死。此其爲聖子神孫計、至深遠也。及嵩爲輔臣、儼然以丞相自居、挾皇上之權、侵百司之事。凡府部每事之題覆、其初惟先呈稿、而後敢行。及今則先面稟、而後敢起稿。嵩之直房、百官奔走如

市。府部堂司。嵩差人絡繹不絕。事無大小。惟嵩主張。一或少違。顯禍立見。及至失事。又謝罪於人。雖有前丞相之專恣。未有如斯之甚者。是嵩雖無丞相之名。而有丞相之權。有丞相之權。又無丞相之干係。以故各官之陞遷。未及謝恩。先拜謝嵩。蓋惟知事權出於嵩。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。此壞祖宗之成法。一大罪也。權者。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。不可一日下移。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。皇上令嵩票本。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。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。遂竊威福之權。且如皇上用一人。嵩卽差人先報曰。我票本薦之也。及皇上黜一人。嵩又揚言於衆曰。此人不親附於我。故票本罷之。皇上有一人。嵩卽差人先報曰。我票本救之也。及皇上罰一人。嵩又揚言於衆曰。此人得罪於我。故票本報之。凡少有得罪於嵩者。雖小心躲避。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。報復陷害。是嵩竊皇上之恩。以市己之惠。假皇上之罰。以彰己之威。所以羣臣感嵩之惠。甚於感皇上之恩。畏嵩之威。甚於畏皇上之罰也。用舍賞罰之權。既歸於嵩。大小臣工。又盡附於嵩。嵩之心膽。將不日大且肆乎。臣不意皇上之明斷。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。此竊皇上之大權。二大罪也。善則稱君。過則歸己。人臣事君之忠也。書曰。爾有嘉謨嘉猷。則入告爾后於內。爾乃順之於外。曰。斯謨斯猷。惟我后之德。蓋人臣以己之善。而歸之於君。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。不敢彰己之能。以與君爭功也。嵩於皇上行政之善。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。皇上初無此意。此事是我議而成之。蓋惟恐天下之人。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。及今則將聖諭。及嵩所進揭帖。刻板刊行。爲書十冊。名曰嘉靖疏議。使天下後世。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。盡出彼之撥置主張。皇上若一無所能者。人臣善則稱君之忠。果若此乎。此掩皇上

之治功三大罪也。皇上令嵩票本，蓋君逸臣勞之意。嵩乃令子世蕃代票，恣父逸子勞之爲。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，羣會票擬，結成奸黨，亂政滋弊。一票屢更數手，機密豈不漏泄？所以旨意未下，滿朝紛然，已先知之。及聖旨既下，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。臣初見嵩時，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：「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，已具揭帖與東樓聞。東樓已票送入，未知如何。」東樓者，世蕃之別號也。嵩云：「小兒已票罰俸，內分兩等，甚有分曉。」皇上定是依擬。臣初甚疑，及後旨下，果如嵩言。即臣所親見一事，則其餘可知矣。又前經歷沈鍊劾嵩，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。本又熟輒庸鄙，奔走嵩門下，爲嵩心腹，感嵩之恩，又畏嵩之威，惶惶落魄，莫知所措。差人問世蕃如何票，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。趙文華袖入，遞與李本。李本抄票封進，此人所共知也。即劾嵩之本，世蕃猶得票擬，則其餘又可知矣。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，又以子而並己之權，百官孰敢不服？天下孰敢不畏？故今京師有大丞相、小丞相之謠。又曰：「此時父子二閣老。」他日一家盡獄囚，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。此縱奸子之僭竊，四大罪也。邊事之廢壞，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。嵩爲輔臣，宜明功罪，以勵人心可也。乃爲壟斷之計，先自貪冒軍功，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，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，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，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，朋奸比黨，朦朧湊合。先將長孫嚴鵠效忠，冒兩廣奏捷功，陞所鎮撫。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，造冊繳部，效忠告病，乃令次孫嚴鵠襲替。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，加陞錦衣衛千戶。今任職管事，有武選司昺字十九號堂稿可查。夫效忠、嚴鵠，皆世蕃子也。隨任餽養，未聞一日

離家至軍門。乳臭孩童。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。而假報軍功。冒濫錦衣衛官爵。以故歐陽必進。得陞工部尚書。陳圭告病回京。得掌後府印信。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。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。以官其子孫。又以子孫之故。陞遷其私黨。此俑既作。倣效成風。蔣應奎等。令子冒功。打死發遣。皆嵩有以倡之也。夫均一冒功也。在蔣應奎等貪冒。科道則劾之。在嵩貪冒。人所共知。科道乃不敢劾。然嵩積威。足以箝天下之口。可知矣。此冒朝廷之軍功。五大罪也。逆賊仇鸞。總兵甘肅。爲事革任。嘉靖二十九年。張達等陣亡。正寇敵竊伺之時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。選一賢將。寇敵聞知。豈敢輕犯京師。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。威逼兵部。薦爲大將。及鸞冒哈舟兒軍功。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。嵩父子彼時嘗自誇。以爲有薦鸞之功矣。及鸞權日盛。出嵩之上。反欺侮於嵩。故嵩嘗自歎。以爲引虎遺患。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。恐其敗露連累。始不相合。互相誹謗。以泯初黨之跡。以眩皇上之明。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。恃有嵩在。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。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。是句虜背逆者。鸞也。而受賄引用鸞者。則嵩與世蕃也。使非嵩與世蕃。則鸞安得起用。雖有逆謀。亦安得施乎。進賢受上賞。進不肖受顯戮。嵩之罪惡。又出鸞之上矣。此引背逆之奸臣。六大罪也。嘉靖二十九年。□□犯京。深入失律。歸路已絕。我軍奮勇。正好與之血戰。一大機會也。兵部尚書丁汝夔。問計嵩。嵩宜力主勦戰。以伸中國之威。以紓皇上之憂可也。乃曰。京師與邊上不同。邊上戰敗。猶可掩飾。此處戰敗。皇上必知。莫若按兵不動。任賊搶足。便自退回。以故汝夔傳令不戰。及皇上拏問。汝夔求救於嵩。嵩又曰。雖是拏問。我具揭帖維持。可保無事。蓋恐汝夔招出真情。

故將此言啜哄，以安其心。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，故安心不辯。及汝夔臨刑，始知爲嵩所誤。乃大呼曰：嚴嵩誤我矣！此人所共知也。是汝夔不出戰之故。天下皆知爲嵩主張，特皇上不知之耳。此誤國家之軍機，七大罪也。黜陟者，人君之大權，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。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牟，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，恐嚇吏部，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，荷蒙聖明洞察其奸，將應豐留用。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，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，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，又何可勝數耶？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。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，逼嚇吏部，將汝進罷黜。夫汝進言官也，縱言不當，皇上既降其官矣，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。嵩乃以私怨罷黜之，則在外之官被其中傷陷害者，又何可勝數耶？夫嵩爲小人，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。嵩不惟罷其官，又且加之罪，不惟罰及一身，又且延及子弟，以故善類爲之一空。此時計數正人君子，能幾人哉？是黜陟之權，皇上持之，以激勵天下之人心，賊嵩竊之，以中傷天下之善類。此專黜陟之大柄，八大罪也。嵩既專權，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，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，尤其所專主者。於文武官之遷陞，不論人之賢否，惟論銀之多寡。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爲心，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。將官既納賄於嵩，不得不剝削乎軍士，所以軍士多至失所，而邊方爲甚。有司既納賄於嵩，不得不濫取於百姓，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。一人專權，天下受害，怨恨滿道，含冤無伸，人人思亂，皆欲食嵩之肉。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，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？若非皇上德澤之深，祖宗立法之善，天下之激變也久矣。軍民之心既怨恨

思亂如是。臣恐天下之患不在□□而在域中。此失天下之人心。九大罪也。風俗之隆替。係天下之治亂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。自逆瑾用事。始爲少變。皇上卽位以來。躬行古道。故風俗還古。及嵩爲輔臣。諂諛以欺乎上。貪汙以率其下。通賄慝勲者。雖貪如盜。雖廉如夷。齊而亦罷黜。一人貪戾。天下成風。守法度者。以爲固滯。巧彌縫者。以爲有才。勵廉介者。以爲矯激。善奔走者。以爲練事。卑污成套。牢不可破。雖英雄豪傑。亦入套中。從古風俗之壞。未有甚於此時者。究其本源。嵩先好利。此天下所皆尙乎貪。嵩先好諛。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諂。源之不潔。流何以清。風俗不正。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。此壞天下之風俗。十大罪。昭人耳目。以皇上之聰明。固若不知者何哉。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。出於至誠。賊嵩事皇上之奸。入於至神。以至神之奸。而欺至誠之心。無怪其墮於術中。而不覺也。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。知皇上之意向者。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。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。故先用寶賄結交。情熟於皇上宮中。一言一動。一起一居。雖嬉笑款戲之聲。遊觀宴樂之爲。無不報嵩知之。每報必酬以重賞。凡聖意所愛憎舉措。嵩皆預知。故得以遂逢迎之巧。以悅皇上之心。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。盡合聖意。蓋先有人以通之也。是皇上之左右。皆賊嵩之間諜。此其奸一也。通政司納言之官。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。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使。凡章奏到。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。三四日後。方纔進呈。本內情節。嵩皆預知。事少有干於嵩者。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。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。文華停留五日方上。故嵩得以展轉撫飾其故。是皇上之納言。乃賊嵩之攔路犬。此其奸二也。嵩旣內外彌縫周密。所畏者。廠衛衙